

赤格阿鲁的子孙

彝族

高发元 主编
陈红光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
民族家庭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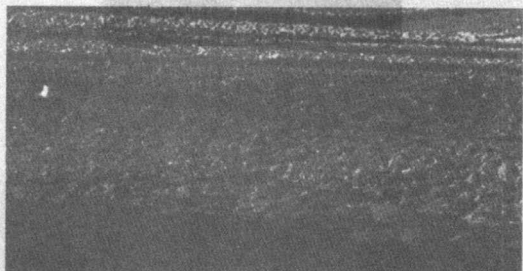


20 世纪中国 民族家庭实录

赤格阿鲁的子孙 彝族

高发元 主编
陈红光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赤格阿鲁的子孙: 彝族/陈红光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3. 12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高发元主编)

ISBN 7-222-03875-2

I. 赤... II. 陈... III. ①彝族—概况—中国
②彝族—家庭生活—宁蒗彝族自治县—20 世纪
IV. 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6244 号

本书图片除署名者外, 均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 马维聪 冯 峨

装帧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书 名	赤格阿鲁的子孙 (彝族)
作 者	陈红光 著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
字 数	80 千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3875-2
定 价	560.00 元 (共 56 册)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总 序

高发元

大约在 110 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角，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光辉的绝唱，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

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文化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或许成为一个永远无法破译的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结束了，新世纪已经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与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他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

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曾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 26 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 56 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 300 万字的《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而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



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出的发生在一个个民族家庭中真实的人和事，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了解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像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是历史、宗教还是对自然的认识，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谣、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

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魄，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而不是以“视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民间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



尔》、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佤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魄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记录，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这些丰厚的文化，珍贵的史实，将在《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从中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链条。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如果我们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

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的叙述，是完全从白种人的文化视角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



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就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被湮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目 录

引子.....	1
阿鲁鹭忍——鹰的儿子.....	3
兹部落中的鹰氏族	10
远祖来自“滇帕双诺”	14
落籍小凉山	18
高祖父阿鲁基足	19
阿鲁汉嘎忍	21
荣获“襄夸”称号	23
三族武装总指挥	26
奇异的婚礼	31
五子二十二孙	55
葬礼	57
安灵	76
送灵	81
曾祖父阿鲁万霍	87

历经半个世纪的冤家械斗	90
祖父阿鲁尔伙	106
父亲阿鲁日都	113
罗学军与他的事业	116
附录 家谱	146



引 子

俗称“云南小凉山”的宁蒗彝族自治县位于滇西北高原的川滇结合部，这里聚居着 13 万多彝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数的 61.8%，他们自称为“诺苏”，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北部方言，“什扎”土语。

小凉山彝族多数的直系祖先为“曲涅”部落，也有少部分为“古侯”部落，其中“古侯”部落进入宁蒗较早，约在 15 世纪初。当时属四川大凉山利利土司家利属民的“古侯”部落，因不堪忍受利利土司的繁重税赋劳役而率其所属百姓马家、且几家、别嘎家、博史家等逃到蒗蕨土司辖区内的罗罗关一带，与塔谷、塔尔、水田罗罗等杂居。此后，随着利利土司的衰败，四川大凉山内部的黑彝各家支为争夺、瓜分土司的土地、奴隶及财物，进行无休止的冤家械斗，弱肉强食。其中“曲涅”系的大

余支(汉称“余家”) 在清初被迫外迁至盐源又辗转到宁蒗, 而中余支和小余支在大凉山也难以立足, 随后也率其所属百姓尾随大余支迁到宁蒗, 距今已有 10 代人, 计有 250 年左右。继而又不断迁来瓦渣(汉称“张家”)、罗洪(汉称“胡家”)、保姆(汉称“张家”)、热柯(汉称“刘家”)等“曲涅”系的黑彝家支。他们到宁蒗定居距今已有六七代人以上。因为他们都是从四川大凉山迁徙而来, 所以人们习惯上称这些彝族居住区域为“凉山”, 但为了区别于四川大凉山, 故又称为“云南小凉山”。

这些“古侯”与“曲涅”系的子孙来到宁蒗定居后, 向蒗蕓土司租来一片片山林地, 按照他们久已熟悉的生产方式砍林烧山, 实行刀耕火种, 生息、繁衍于川、滇接合部的高寒山区。他们在这“大江大河一道墙, 大山密林二道墙, 家支制度三道墙”的特殊自然和社会环境里, 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 并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 仍保持着其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



阿鲁鹭忍——鹰的儿子

为了拯救民族文化，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在那秋风乍起、秋虫唧唧的时节，我走进了丽江地区行署副专员罗学军(彝名阿鲁拾根)的家，对他的家庭进行了实地采访。

身为副专员的罗学军(阿鲁拾根)依然是那么年轻、英俊、潇洒、气度不凡。言谈之中，常常夹带着凉山彝族汉子的风趣与幽默。他在一片平静的心态中，向我讲述了他的家世及其个人的曲折经历。言语当中，仿佛在记忆的林中散步，拾掇起的每一片落叶，都散发出岁月的幽香。

1955年10月，罗学军(阿鲁拾根)出生在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跑马坪乡沙力坪“阿鲁村”。这是一个按照父系血缘纽带连接圈居的彝族村寨，因自古至今为阿鲁氏族世代聚居地而得名。这里不仅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而且人杰地灵。罗学军的祖父、曾富